



栗谷全書十一

書

子三十七

~16
2426
11



和
2426
37-11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一目錄

書三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與成浩原

樂溪齋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與宋雲長 翼弼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與宋雲長

與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與宋雲長

與宋雲長

答宋雲長

答宋雲長

答宋雲長

答宋雲長

答宋雲長

答宋雲長

答宋雲長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一

書三

答成浩原 癸酉

曩在城中再承手札一答一否未知照下否即今道
况何如戀懷曷喻且珥自西湖乘舟昨到栗谷耳求
退陳疏猶恐不得請得請之後還抱耿耿彼荷蕢者
獨何心哉珥之退也識者以 聖上輕士為憂三司
交章云形迹太露虛名過實未知何以收殺也

答成浩原 乙亥

卒哭 國前祭祀可行與否無禮文可考前日恩卒報
答更思多有未穩處可愧墓祭忌祭雖無分別但忌



祭一年一度其日忽然無事是所不可忍也墓祭則卒哭後亦有節日故不必行也如珥則卒哭前忌墓兩祭俱廢矣如兄則無衰服略設一奠不備殷禮無妨也

卒哭前朔望參則非祭禮也依常例行之何妨

節祀略設奠于墓前無妨

卒哭後時祭當依常例

前日妄料季涵官高有衰服故臆說云云更思之則季涵之無衰服與兄一般且哭君喪于私室亦非便前說誤矣傳于季涵何如祥祭略行云者只爲卒哭前不敢舉殷禮也

答成浩原

猶子之來獲承手翰以審道履稍愆止入城之計非但念之不置亦恨坐失佳期也卽今平安否因便相示伏望珥三度辭疾未蒙允俞悶不知所爲疾病向歇而山陵事迫不得已拜命前途必值荆棘未知狼狽幾許也第念進退之數數已甚欲以所編輯要之書脫囊進獻後還家爲計未知合宜否商量下示幸甚下詢別紙更呈鄙見珥不敢自以爲是也第恐吾兄太爲仁字所壓了若雜木氣而言則似涉低看仁字故曲護太甚也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仁是性之名目今日合理與木氣有仁之名何害

於義理哉此是緊關處虛心熟思千萬切仰切仰自此更無入城之期耶竊糾不已

答成浩原

庶母之說終無可據之禮而鄙見亦不高何由爲定論乎吾家之祭則伯媪立於主婦之前庶母立於伯媪之西稍退諸妾立於主婦之西稍退不敢序以昭穆矣諸妾雖立于主婦之後亦可以地窄不得又作一行矣承重妾子之親母立於主婦之西稍前似無害雖曰妾而乃是親母豈不與庶母有閒乎婦居姑前終是未安不如不參祭也

監司行祭于別館終似無妨蓋忌日之哭與舉哀之

哭自不同也若曰不異則未聞朱子行忌祭于僧舍也舉哀則必於僧舍矣

答成浩原

丙子

朴生之來謹承手札備審道履迺新神相萬福感喜殊極珥病深學荒又添一年他復何言示喻海西事情垂誨誠切感荷實深但其間曲折不可不使吾兄一聞而理會也珥固輕淺但年已四十涉世亦久物情事勢豈至於全然不知而妄有更改乎初忝方伯意以爲可救斯民一分之瘼而及到任徐察則凡大段弊癘必關白朝廷無可擅改者於是或疏或狀條陳縷達而實惠可周者則例被朝論沮抑寸步難進

其他無甚利害者一二事乃得報可其中爲而已成者一事爲而未成者二事營中自擅者四事矣大抵革舊更新但計其是非利害要在有便於民而已若必待貪官汙吏與夫幸民一切樂從然後乃欲有爲則宿弊終無可改之日矣珥之所改雖有一分之益而貪官汙吏幸民則皆所不樂此所以不終日而旋復者也所謂爲而已成者各鎮浦水軍每朔除若干名使納鹽黃角以爲救荒之資當初萬戶僉使固多濫捧旣納之後又多偷用託稱消融若會計減縮則例報戶曹分徵于水軍水軍不勝其苦珥意以爲救荒莫切於租雖積鹽如山無穀則難救飢民乃 啓

請以租代鹽黃角此則便於水軍切於救荒而萬戶僉使則失其大利矣但旣已 啓請施行似難還廢矣所謂爲而未成者其一館軍之事也海西驛路凋殘以軍民助役名曰館軍或輪回或未定不一其規自乙丑年尹公鉉爲監司詳定未定世襲之制初則募民爲之厥後民無應募者乃勒令未定於是被定者號寃以爲無罪而陷於驛子之役珥初巡行全集訴問曰一般良民我何罪而爲驛子乎如是者不勝其擾珥意亦以爲若輪回則一道軍民一生不過三年受苦而已彼人何罪獨受終身之苦以及子孫哉乃 啓請輪回而其中亦頗有自願未定者珥意除

自願者依舊未定而鈔出不願者之闕額以軍民輪回則兩得其便矣以此爲事目而未及施行交代之意以爲未定則當悉未定輪回則當盡輪回豈可半定半輪乎於是自願未定者多不願輪回而一道軍民皆畏輪及其身紛起沮撓竟不得施云館軍不久將爲驅民之巨患矣其二則水陸軍換定事也道內山郡水軍則願爲陸軍沿海陸軍願爲水軍珥之巡行也亦紛紛呈訴此雖無大利害而不難之事可從民情故 啓請換定久無回報珥之遞任後乃報可交代之意以爲不可小小相換必盡換一隊然後乃可遂令列邑悉問一隊情願則一隊之中或欲陸或

欲水紛紛不一乃以難行而止云此甚可笑寧有一隊之軍盡同情願之理哉所謂營中自擅者其一則列邑貢物價詳定事也貢物之價邑各不同而大抵濫徵於民故悉權貴賤定其價米此則甚便於民而貪官汙吏所不樂也似聞海州松禾二邑行之而他邑則不行云矣其二則水軍價布及造船軍也前者水軍差進上等諸役者收合價布付色鎮撫使之備納厥價不定恒被濫徵珥下令定價絛布三尺此則便於水軍而鎮撫之所惡也造船軍前者濫定多數收其價布爲將吏私用珥爲量定其數使優於造船而無甚贏餘此則利於公家而將吏則大以爲怨未

知今已廢否也其三則釜鼎之事也管屬之人例納釜鼎珥以爲釜鼎安用許多乃令管屬一歲納縣布二疋以儲營中待國家不時之需若積之既多則如國喪 天使等時所費可以不煩於民矣去春纔立法而卽遇 國喪凡需多自營中措辦一道之民除僧軍外不知有 國喪此亦一分之惠也但管屬以鼎價甚輕故皆願納鼎而不願納布管屬真是幸民也託籍閒遊一年二疋比於軍役則輕歇太甚而猶願益輕豈可苟循其情乎其四則罷元定之事也道內漁船多集海中管鎮撫悉錄于簿每船責徵魚物名曰元定而擇大而且多故漁人甚苦之珥以爲監

司坐享列邑之供無用魚物故罷之漁人等以爲若全罷則恐其復立願納正木一疋以代之珥亦欲助公用故從之減十存一矣此則甚便於漁人而管中鎮撫庫子等如失家產緣出納之際得利甚多故也交代之意則以爲海邊防禦之地故儲釜鼎將以炊軍人之飯積魚物將以作將士之饌不可革也遂盡復舊云自古預備不虞只在於貯軍糧鍊兵器而已未聞先積釜鼎魚物而可以防備者也就令有此亦當積于營中今乃盡散之親舊預備之意安在况魚物未滿一年已盡盡敗雖欲積貯待用不可得也凡人有所更張交代者踵而行之若有防礙難行之患

則復舊可也今也不論是非不度利害只以更張爲不可日聽貪官汙吏幸民之喧聒悉復其舊固易於發蒙振落第未知於事何如耶傍人亦不深思隨聲和附反以爲輕改之罪非但一道一世皆然此俗見之所以深痼世道之所以難救者也尙何言哉兄試以右件事商量垂誨何如未知何事爲輕率誤改者而若使深謀遠慮者遇此則亦將如何處置耶大槩珥以病遞不能久畱施行職此而有所謗議此亦不得已也若使朝廷稍從珥請則珥雖苟且亦將開素畱調務利於民矣今則不然大段之請一切沮拒其所從者如前無甚利害者而珥亦被列邑已憚如芒

刺在背如是而苟畱開素則將被大謗而於事亦非直截奈何奈何兄引西山一蠹以責鄙人兄之期我重矣不敢當矣但一道之政非數月可成而朝論阻於前交承或於後雖西山一蠹亦將無如之何矣况如珥者乎珥素有輕淺之名故凡有所作人必疑其率爾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也此是珥所當十分策礪處也今所云云非欲分疎欲吾兄據事而度宜亦窮格之一助也山僧焚蕩之說的是虛傳也火起他人積穀決非怨珥者所爲也海州有一品官深嫉書院之儒造作此語珥亦前此已聞之矣海州半刺決是廉吏大受誤聞也右半刺不犯秋毫甚

有惠政而厥性迂拙不能媚事上官款接私行故過客必毀之大受亦信聽過客之言也監司之欲貶未委虛實若亦信客言則容或有之此則珥所深知浮言斷不可信也

答成浩原

戊寅

凡事有是非有優劣是非與優劣不同優劣者同中有輕重也是非者異色不可相容者也以人言之則君子一則小人以謀言之則爲國事一則營家計以事言之則成事一則誤事如是之類乃是非分明者也若是優劣則同是士類而彼善於此者也今使善處事者若遇君子小人相爭則當汲汲攻小

人以救君子矣若是士類相爭而無其黑白邪正之可辨則其將捨一取一乎其將兩保而俱全之乎以此斷今日之士論則可不勞而定矣沈金之相爭當初沈無宿嫌其過清選之望亦非私意只是過念舊愆而然耳此非小人之事也金之毀沈亦非必報復私怨也只是所見如此此非大釁若兩得消釋則可無事矣兩出之計本爲消釋而乙亥之不能消釋者西人之失也西人旣失矣今之士類只論其失而處事自和平則亦可無事而今者乃唱爲君子小人之論必欲以西人爲邪黨則其失甚於乙亥矣東人自在廬山之中固不能自見是非矣自山外觀之其爲

嶺爲峯豈不分明乎今若以優劣言之金固優於沈矣雖然其所謂東人者豈盡優於西人乎間有趨時附勢浮薄不正者矣豈可以一二人之優劣便定是非邪正斷爲國論乎若使優者必攻劣者而不相容則諸葛孔明可攻龐士元矣天下寧有是理耶若以是非言之是非無定形隨事而現大抵利於國者爲是害於國者爲非矣當初同是士類欲爲國事則固可謂兩是矣及乎結釁相排顧念身計則可謂兩非矣乙亥西人舉措失當東人退縮則西人誤事固非矣今日東人持論過激西人退縮則東人誤事亦非矣是非何常之有今欲以東人所爲皆是者愚雖百

兩思量終不能見其然也論其事則均有是非而論其人則皆是士類也何必獨斥西人之非而目爲小人乎其人有君子小人則其論雖同必當用君子而捨小人矣其事有是非而其人同是士類則其論雖異只可正厥事而容其人也今之極力爭辨者欲爲何事乎且憲府之疏有曰以私怨構禍未知所構者何禍耶仁伯之出是果一人構禍而然乎告君之言如是不實未知厥心公乎私乎玉堂從而讚其忠此亦何見耶玉堂之言曰是非不可不明而處置當以和平旣曰有是非邪正則雖欲和平其可得耶爲今士類之計者當曰沈某雖無現著罪過而本非可

柄用之人且與士類相失此當保其爵祿而不可更居要地也三尹既忤於士類此亦不可更授清職也其餘士類當視以一家之人議論稍或不同皆可消融歸一洗濯形迹用捨一以至公同寅協恭共爲國事如此而人心不服國論不定者愚未之信也今乃不然必以君子小人立標幟斷定東爲君子西爲小人然後乃欲以和平處之進退無據極爲可笑彼誠小人也當亟屏斥何可相容乎如非小人也名之以小人亦何意耶過激之論出於少年氣銳之人則舉朝莫不靡然從之而逆耳得中之言出於局外則反皆譁然非笑可嘆可嘆滔滔者旣不足與議而如景

涵善人亦汨於衆反笑我狼狽豈非命耶第未知景涵真以西人爲邪黨耶若然則宜乎嘗我如此也如其不然則鄙言何過焉肅夫兄是心公底人故其言甚從容可愛但以優劣定是非此似察理未精矣假使金優於沈只當曰某也優而可用某也劣而不可用而已此何足以緣及他人斷定一國之是非乎今者流俗得志陞擢而西人若季涵重晦景瑞諸公皆退縮矣若使士類與流俗爲一則士類亦流俗也何益於國今若與流俗區別則勢必不克而又生一秦其禍尤速矣自今以後更無善後之策坐待其亡而已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鄙疏兩利俱存之計乃所以

防後患也肅夫以西人獨作壞而東人不至作壞者亦未可曉乙亥西人之失在於舉措失當而已未至如今東人大唱邪正之說使人心憂駭士論橫潰更無收拾之望也雖曰不至作壞吾不信也鄙疏兩利俱存之計乃所以防後患也若以爲一是一非則乃所以助其傾軋也何以防下莊子之窺伺乎若使兩虎不鬪則莊子亦無如之何矣景涵以鄙言爲出於忿懟此則不然排難之文主於明辨故觀者或疑忿懟大抵忿懟多出於私此非我家事耳何忿之有竊思金仁伯所見甚開明若使今日主論必不至如此勞攘以此觀之景涵之才可謂不及仁伯矣兩是兩

非之論方被士類之詆斥第未知唐之牛李宋之諸黨及韓富二公必捨一取一然後乃可爲國乎此皆不知優劣與是非不同而加以私意附會乃至於此矣若使心公見明則可以一視而就中優者進之劣者容之同歸於太和矣孰主張是只仰蒼蒼而已鄙言未知大段悖理否若於兄見不合則委曲開示使祛迷惑如以爲無失則須通諭于肅夫景涵二賢使之反覆歸一幸甚幸甚不謀其政雖有聖訓而問而告者閒或有之兄雖括囊猶不免謗須使吾輩議論可以定千古之是非矣况景涵陷溺之深汲汲救拔此友亦吾輩之責也珥言恐不見信渠於老兄之言

豈敢相忽哉

答成浩原

己卯

近日往復議論可謂詳矣而不相契者鄙意則以為是非不關不須力辨而兄及肅夫則以為不可不辨是非此一事不同故也今若以兄言為主而力辨是非則物情尤駭矣奈何奈何大抵此事以人物言之金優而沈劣金可用而沈則有無不關若以結釁一事言之則曲在於金也紛紜士類心私見偏者固不足道也若兄與肅夫則十分無私而猶不覺悟者以不知始終曲折故也珥前此不欲明言者恐傷於金也今者不得已略言之幸察納焉當初沈金少無宿

嫌只是沈為舍人時以公事到尹元衡家見金寢具在尹壻之室心賤之及金推第有名字人皆稱譽而沈獨不避之及吳子強在銓曹欲金為銓郎他人皆可而沈獨過之子強就沈家相爭不知其幾許此事

齊華知之他士類未必知也阿私者雖知亦諱之沈竟不得過卒為銓郎及

金得路之後又力詆沈失以為愚且氣粗不可柄用此言似矣而發於金口則為妒婦之言也人必疑之矣且沈將誤國而勢不得不攻則金不可避嫌矣今則不然沈雖外戚而無作弄之失沈之有無不係治亂而其他紆金拖紫接武顯班者多出沈下而金皆不疵獨攻沈太力故隨後出而從金遊者莫不非沈

以為媚疾之人於是沈之儕輩亦多不平而皆指金為報怨之小人此時明其不然者獨鄙人耳前後輩之相爭始於此矣朱子亦曰君子有時不可不避嫌此類之謂也金雖避嫌何害於國乎兄試思之沈之過金雖曰不知人而此實公過有何罪乎金之詆沈雖不可謂私心而非安危治亂所係而無故肇生厲階至今為梗是誰之愆若使金不遽詆沈而持議平和使士林不歧而引進清流布滿朝廷則國家寧靖而如沈者不過為一外戚之參入士類者耳何能作弊乎金不出此而輕淺寡謀先為下手之計從遊少輩多和之于時有一達官心雖公而氣懦弱聞其

議乃語諸某某曰

賢而今指為西人者也

幸值士論攻前輩則

除思菴一人外他人皆不可救救則反挑其禍云云

此言只是儕輩數三人於是不可煩告他人也於是前輩之疑金益甚甲戌

年間有浮談謂沈將攻金此則虛傳也鄙人知其實矣乙亥之歲金為亞諫劾思菴使之謝病於是雖珥亦疑其不吉及後細聞其議不出於金然後乃解其疑於此輾轉疑阻斷不能相容然後珥乃生兩出之計此事兄亦暫知之沈無攻金之實事金有圖沈之實形曲折如此未知沈金孰曲孰直乎優劣還他優劣是非還他非優者不必是劣者不必非天下之理烏可以粗心略見而便斷是非乎乙亥西人之失

固非矣當其始若善處則豈有今日乎雖然由今日東人所爲觀之則乙亥之失爲輕矣時人不曉事理而惟以人物優劣是主見沈非粹白可愛而其從遊者雖有善人而無學問之士見金清苦好善可愛而其朋友多清流間有學問之士加以乙亥西人失人心而公論許東人故遂以分辨東西是非爲奇貨欲得善名者趨之欲做好官者附之一世靡然莫敢抵牾而間有士類心公者亦不知曲折不察義理而不能不動於時論於是無智愚賢不肖皆入於東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而人心不服則便曰人心之不公者雖不服無害也識者矯其偏則彼雖名爲

善士而實懷私心也於是排軋異己欲售私計無所不用其極名爲助金實爲金累到今仁伯乃爲祭後之芻狗矣鄙人之疏若謂之欠於周詳則可也若以不辨是非之收遂至大激云則恐兄察理不精也若從實言之則當初結釁曲在於金乙亥舉措曲在於西今日所爲曲在於東東負二曲西負一曲尙可謂之東是西非乎兄恨珥不析以至理者此固然矣今之曲折如上所陳則愚意以西爲非以東爲是者無乃非至理乎夫如是則至理愈析而時論愈激矣兄則以扶東抑西爲至理乎兄以沈爲外戚而不屈於金爲沈之非此尤不然此則勢也豈是非之所在乎

所生之地豈其人之罪乎更思幸甚大抵凡事過情近僞者必邪慝之所爲也憲府之疏言多譸張以沈爲小人以西人爲邪黨此乃過情近僞小人之言也陰之剝陽邪之害正必有其兆非一朝一夕之故憲府之疏乃託公售私剝陽害正之兆而羣賢不斥其失而反加崇長則公論何由得行乎至于今日姦狀已著而猶不敢崖異受其籠絡砥柱橫流者獨一肅夫也惜乎肅夫察理不精而見幾太遲也習之切責而肅夫虛受云此在尋常善人則可謂貴矣吾兄視肅夫爲何等人而以此爲貴乎吾黨則當責備於肅夫若以此等事爲肅夫之所貴則無乃低看學者乎

若使鄙疏既上之後羣賢合力裁抑過激者而收拾西人之賢者使有和平之福則不亦善乎今則羣小充斥蔓難圖也未如之何也吾兄以鄙疏爲峻言亦恐不然憲府之疏實出小人之手而珥疏則只論其激而不直斥之則此乃婉辭非峻言也珥不敢盡言者恐連累傷於東邊善人故也疏中所謂深慮遠識者正指而見景涵輩而渠輩亦不免攻珥則尚何言哉此是國運窮厄非人力也今兄察事情不詳而徒以鄙疏惹起騷擾爲僕之過此恐未然今人積冷成暘者少飲熱物則必衝激成痛飲冷則無傷也若善醫治之則將不計暫激而用熱藥乎欲不相激

而用冷藥乎今日之時論自成一家少有他議則攘臂攻之必附合時論然後帖然無事鄙人安能爲此態乎以熱救熱以冷治冷此是神醫手段若庸醫用之則多有殺人者矣如僕拙手安能效之乎鄙意以大病在於無用之辨以別是非爲名故欲先去病根而施其調劑之藥其言固不盡理而大綱則不誤矣肅夫別紙大槩公言也只是所見不明耳牛李之事誠近於今日矣若宋之諸賢云云者只言不必君子小人相攻擊云爾非謂不相符合矣但如蜀黨固非矣假使程子爲政則將舉蜀黨而盡斥之乎抑治其不可服使者乎愚意蘇東坡則不可用也其餘亦多

君子胡可盡棄乎牛李則以人物言之李優於牛而結釁之初則曲在於李也牛僧儒李宗閔對策毀執政而執政是德裕之父吉甫也吉甫非君子則兩人對策是公言而德裕先懷嫌怨豈非曲在於李乎人物則李有才可用而牛則只是優游之人而不可用也今日之事髮髯類此矣肅夫以珥疏爲救沈而發此則專不相知也可嘆可嘆今日名爲明辨是非而盡斥西人以邪黨使士類判渙國將不國故鄙疏欲治此病耳豈區區爲一沈義謙者乎肅夫之見尙如此則他人何足道哉裴度之不能鎮定朋黨者其時人君不明不可告語而度之忠誠亦有所未至耳豈

君
作

可取以為法乎若如肅夫之言則裴晉公上調和士林之疏則便以為力救牛奇章乎大抵士類之鬪當視傾者而扶之乙亥仁伯將竄絕域而珥獨 啓救之則豈為一仁伯乎今者以沈為小人以西人為邪黨則甚於仁伯之竄矣鄙疏只明沈非小人西人非邪黨而已曷嘗讚沈為君子可用者乎鄙疏筆端抑揚處容或過中則有之肅夫作劄以全然顛錯目之無乃已甚乎近日覽朱子語類得一段議論使人有省其言曰弘毅論語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今者而見景涵輩曾中只著得東且一邊不著西一邊豈非不弘乎

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便今者粗心略見事理彰迹而欲判斷是非安能得其正乎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今天下安有兩是兩非之理乎如肅夫亦有此言今見朱子之言如此則彼輩何以抵當得乎如吾兄亦以為兩邊人必有一是一非者無乃察理未精乎或是者非或非者是東人本始知讀書不可不博也皆是者非皆是者非善類而理自是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朱子之言大中至正無偏無頗道理至此然後乃為直上直下亭亭當當之正論耳鄙人固加省而願兄明察也吾人今日只合閉口而所爭者

義理不得不講論歸一故葛藤至此支蔓不可掛他人眼只肅夫可使見之也欲抵書肅夫相講而肅夫無書鄙人先之則近於自明鄙性平生不欲與人分疏故不爲耳若肅夫有書則豈不盡言相正乎

答成浩原

癸未

謹承垂問感仰但寒甚在旅榻有妨調攝仰慮仰慮珥入京之日卽被引見天語敦勉珥雖三四懇辭而終不許免從此已負泰山豈蚊力之可堪乎只望尊兄來救而已示事敢不留念以圖乎宋翰弼事不欲更言也昨聞天語則曰自古固有小人寧有罵辱山林者此則前古小人不爲者頃日時輩爲

之云其重尊兄如此可不速來謝恩耶藥則昨已劑上想達座下適患頭痛無聊不宣

與成浩原

寒甚伏問道况何如前奉依依可恨今兄何以爲計耶鄙料兄今更無逃義之路直須向前鞠躬盡瘁以死爲限而已未知如何珥亦近日獨仕殆不能堪可歎肅夫處送札否此人悔悟則豈不幸乎

答成浩原

再承手字感慰深仰深仰以兄則或可羨珥矣他人則珥可羨矣示欲預聞事明明坐起時可共商確故不錄上矣若以坐起爲煩而不相往復則恐無參判

政事意也未知如何肅夫之書亦貽于珥其見終不可回命也奈何洪君瑞之言儘好第所謂公論者難的知真是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處也

答成浩原

來諭激不激之論終是苟且計較利害莫如勿爲此論也且所謂不激云者當初有兆朕而事未發之時也彼輩旣以誤國小人逐鄙人之後雖欲不激其可得乎末俗偷惰不能正言固其時習於斯時也又以尊兄不激之論行於其閒則天地閒正氣消盡矣願勿更言也呵呵

與宋雲長

翼瑞○甲子

昨奉未穩誠如下示示意反覆思之果如下諭嘆服嘆服但今塗窮無以爲計且珥素是世臣非孟子之比典籍之科只爲付祿而已非委任之職辭此而至於餓死則恐非中道若稍有他途則珥必決意不爲矣昔朱子受祠官之祿每以爲不滿人意而終不死者無他途故也今之典籍雖不若祠官而只爲付祿則亦庶幾焉不受固是而受之者亦不可謂食不義之食也以此爲利而欲其富足則乃真不義也一家數十口朝夕絕糧與其乞於人寧受君賜也雖然珥若以處士立朝一日欲退則不可受此也其閒又有權衡商量如何珥非敢自是也

答宋雲長 丙子

花石佳會杳然如夢追思悵惘頃因沈仲悟得承手
篋感慰深仰卽今道况何如前日之會連值外客講
論未穩迨恨迨恨珥因事到西湖適被 恩命拜銓
曹參議進退狼狽可悶揆以出處之義則只合退歸
更有何疑第今近事日非士林橫潰 國勢岌岌莫
如今日如珥者受 國厚恩似當忘身殉 國朋友
多有以此相責者亦似有理未知雅意如何精思回
諭切仰 國勢若下於今日一等則將有捐生赴難
之舉與其已敗而捐生寧救止於未敗爲得也今日
與珥敘別桂林亭子之時迴不同矣殊可痛哭流涕

矣

與宋雲長

謹問侍候何如戀仰戀仰珥受由來坡期限甚促雖
欲歷拜不可得也可恨麋鹿受羈不知能忍幾許時
耶能潭事切欲一見方叔細論而迄不能得可知卯
酉無暇也若此度却光陰終至做什麼事乎初二日
欲與浩原作夜話君若健人則或可臨陋奈不能冒
寒何可歎可歎

答宋雲長

魚公之來獲承惠手簡披閱欣感如對雅儀第審調
况尙未康復戀慮亦極珥緣客煩不能邀浩原昨日

投宿厥家今日始還耳熊潭事若成則幸可言耶當扣方叔若蒙許諾則築室之費珥亦略助爲計且下示進退之義是平日鹵莽所講也敢不敬佩第念久速有義雖不可貪戀亦不可悻悻此事言不可悉也

與宋雲長 丁丑

謹問道履卽今何如戀想日切頃承手札得審遭服且患兒疾深用憂念今則已寓漢江耶姪景震則擬來此而聃也獨受業云此兒性懶痛警俾變其習則厥賜大矣珥僅保賢季無恙否向者見書甚慰但無移卜之意峽中之事恐不得成也金希元今在何處約訪石潭而迄無一書相問無乃此君於言忠信上

功夫未足乎如相見則道以此意何如珥坐在冗中又無朋友相警發若如此度日則此生可惜

舅甥是一家之人而君乃使聃稱珥以先生此殊未穩命改之可也此等事從俗無害於義也

與宋雲長

近日霾熱甚劇未知道况卽今何如曾承六月念七日下書厥後更無音問向念悠悠承聃甥侍學有可教之勢云幸甚珥僅保但妻妾在山中無止泊處必築室修繕移入然後可歸坡山人事不如意還期似在仲秋之晦可歎希元來此纔二旬厥嚴天召去寂寞之中更無相長者甚恨安峽之卜季氏不遷則事

恐不成未知魚彥休之計今則何如且舅甥之間爲師弟子若眞有所授受者則可稱先生今者聯也於珥有何所得而稱先生乎不如從俗稱叔姪之爲愈也餘祈自愛加啻

與宋雲長

謹問邇來道况何如戀仰戀仰頃者奴來得承兩度手簡甚慰遠懷珥緣妻妾避寓山中屋舍虧疎婦人多畏不能棄還坡山必待新築稍成可使妻妾入接然後乃可還也還期當在孟秋之末相奉似遠思之悵惘姪輩進學座下誠得其所第慮俯教費力耳安峽溪山誠可愛玩田土亦肥可以考槃事之成不成

在於力之何如耳魚君已還耶此君定居則兄業亦成矣珥則初無移卜之計但兄弟當會坡山人夥糧少故欲作農墅以添數月之糧兄若卜居則珥亦築數間以爲相從之所爲計見得季鷹書無意移居可歎卜居之事須是自定魚君若還則伏冀同往更見早定何如季鷹答書適便忙當俟後便

與宋雲長

別後消息渺茫戀懷日積卽日溫暖道况何如珥凡百粗保只是旁無畏友耳絕規警學力日退是深可懼耳仄聞兄與賢季暮春之初訪浩原信宿恨不參席末也小學輯註想多疵尤伏乞細評付標送于浩

原處且留跋語切仰切頃因無事周覽海州山北
泉石得一瀑布長可準朴淵但巖非斗起而橫臥故
水勢逶迤布流巖上此不及朴淵之壯耳水清巖潔
使人愛玩盡日忘歸適有山人請構屋其側鄉士亦
有助者屋就則殊可棲息而去珥家只二十餘里往
返之路亦平易願兄與季鷹一來同宿往聽風雷也
習與性成之說更檢看商書則曰伊尹之言曰茲乃
不義習與性成既云不義性成則其爲氣質之性明
矣成性之論則朱子以爲如踐形云然則性成之性
氣質之性也成性之性本然之性也如此看何如更
思回示

答宋雲長

庶母之禮思之未得其中雖承盛喻勿引曲譬辭巖
義正而揆之情理終是未安決然行不得略言其難
幸更思而回教如何祭時婢妾立於婦女之後云者
亦難曉解古人所謂婢妾者多是女僕豈必庶母乎
倘使庶母立於婦女之後則非但嫡婦居前雖所生
之子婦亦必居前矣欲避匹嫡之嫌而使姑居婦後
則無乃虞舜受瞽叟朝之禮乎此一難也庶母亦多
般父若幸侍婢而有子者謂之庶母則此固賤妾不
能處子婦之上矣若使父於喪室之後得良女主饋
以攝內政厥父生時已居子婦之上矣今以父歿之

故還抑之使坐子婦之下則於人情何如哉此二難也父之婢妾則有子者有服無子者無服矣若主家之妾則乃貴妾也不論有子無子而其家長尙有服則况子爲父之貴妾豈可以爲無子而無服乎况同爨總者著之禮文恐不可目之以無服也今兄定論以爲無服此三難也古人慕親者所愛亦愛之犬馬尙然庶母旣經侍寢則子不可不愛敬也今以位次之嫌故使之塊處一室不敢出頭家人相率宴樂而庶母不得出參飲泣終日則是乃囚繫也於人情何如哉此四難也大抵禮固主於別嫌而位次相隔則非所憂也若使庶母主此北壁受諸子之拜則固是

干名犯分矣今者坐西壁而與諸子婦相對而拜則是果相逼於先妣乎以坐之差後分嫡庶云者亦不然若先妣在則其可坐於西壁而差前乎君臣之分嚴於嫡妾而君坐北壁臣坐東西壁先妣之位在北庶母之位在西寧有干名犯分之嫌近世人心薄惡多視庶母如婢妾至於所生之子亦嗤厥母爲婢妾者或有之珥亦見之矣吾兄不此之憂而乃憂時俗之推尊庶母無乃過乎又以爲庶母居尊則凡事必稟命者亦不然庶母只是位次居上耳家政則當屬家長母子之間尙有三從况於庶母乎凡事更歷然後乃知其難吾兄不親歷故立論甚易若使遇珥家

事則亦必難處恐不能信口信筆如此之快也
奉祀妾子之母固不當立于主婦之前矣亦豈可立
於主婦之後乎不得立於前者嫡妾之分也不得立
於後者母子之倫也頃者承重妾子來問祭時厥母
之位余答以當立於主婦之西稍前云兄必非之矣
雖然三代以後亂嫡妾之分者多有之矣若亂母子
之倫則人情尤駭無乃母子重於嫡妾歟高論以行
列之多爲不可行此則未然若曰禮不當然則已然
於禮無害則雖千行百列何傷哉子孫若分散數世
則其行列亦多矣豈可以行列之多而合昭穆爲一
行哉

衆妾亦然苟可分序則雖多行列亦不可已也大抵
貴妾之異於婢僕三代以來皆然恐不可一切斥以
婢妾也同爨總非謂父妾之無子者也珥豈不知哉
禮大夫爲貴妾雖無子亦總妾無子尙可總况庶母
之貴者雖無子豈可無服云爾假曰無服亦當以同
爨有服此則指珥之庶母而言也非泛指人之庶母
也

與宋雲長

吾兄論九容議論處雖好推行過深凡一身動靜言
語處事皆欲以九容蔽之此恐未然九容者只言其
形體當如此恐不如來說足容重只是不輕舉耳所

謂周旋折旋等之說何其太廣耶手容恭則來說是也謹改之耳聲容靜與安定辭亦不同近來學者語聲多低微無乃主兄說耶君子其言也厲豈可以低聲爲可乎且所謂不出雜聲者亦謂其可不出而不出耳非故忍而不出也氣容肅則分明是似不息也人固不可無聲氣若鼻中出聲氣使人聞之則不可謂之調和也貌思恭似是主於端莊然添入謙遜意思亦不妨立志章我又何求云者果不瑩故謹改之耳時時云者先儒之言亦有時時習之之語恐不妨且無時不猛省則無乃太過用心而生病耶持身章合論持身正心之功恐不妨中庸只說誠身而正心

在其中矣讀書章云云者亦有意思何必盡刪事親章云云父母之恩莫大焉者是生我之故也若以生我爲非恩而別求他義理恐不能也但兄說如此他人亦有疑之者故謹改之耳復時若兄長乘屋則或可呼名故云耳孝子出入不脫衰者乃古禮也古禮之不行已數千年以朱子之大賢尙不能復古以墨衰出入矣今人不顧前後而帶經出入者乃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也吾兄以此爲禮之當然恐未三思也到家卽成服之卽字非吾意也浩原考家禮而加之矣但家禮與古禮稍異恐不能一遵古禮也朋友麻之說載在禮文恐難違也守令之饋云云者似

未穩云故已改之耳但吾兄以守令假要訣費錢財作美饌此則過憂也瘠民肥己媚寵之徒乃讀要訣而遵守乎祠堂敘立之圖鄙意諸兄當稍前諸弟則既立於主人之右不必稍後脯稱佐飯似未穩但設饌依俗禮故易以俗名耳經旬當依舊文朔望用紅直領者取盛服也時祭用分至是程子式也大書何妨祭禩恐豐于昵也題贈當添入其儀墓祭既已兩度再拜而旋又參神恐非禮意喪服中行祭儀謹改之

答宋雲長

戊寅

溽暑挾霾人氣不寧向戀方深忽承情翰憑審道况

冲裕何慰如之珥稍蘇耳未拜諫長時具陳情小疏言不可輕進素食之義且請恬退疏未上而 召以諫長尤增惶恐欲待厥疏發落以定行止而上疏之後自 上卽命遞諫長不待珥更辭矣從此可免紛紜除拜得以遂其優游之志此則幸甚但優游中功夫事業不可不惜寸陰此則仰恃吾兄有以提撕警策使不止虛作野人也西歸之思浩然而發加以家人避病奔竄尤不可不急往護視故念開發西朝耳第恨 國恩末由上報此不無耿耿耳示諭別紙果如伯喈碑文則綱目誤矣但綱目經朱子之手以朱子之博學豈不見此碑文乎且此碑文不類兩漢文

章頗似宋晉閒浮麗之文此亦可怪徐侯更考耳相
 奉似遠未前珍膏為禱浩原家無恙矣蔡碑文出於
 何書切欲知之龜峯別錄以蔡邕所作郭林宗碑觀
 於靈帝建寧二年己酉綱目書黃憲卒在安帝延光
 元年壬戌則憲死後七年林宗始生安得有汪汪之
 稱於未生前耶云云

與宋雲長

一別音斷甚苦懸想茲承辱復感慰良深但偏證未
 瘳云煎念罔喻罔喻浴泉或可見效試之為良如兄
 資高見明可以大進而乃為二崇所撓不能安居修
 業進德豈非命耶可嘆珥凡百粗遣雖一味窘乏而
 山中寂寥却無閒是非是可樂也習與性成之說高

喻殊未相契大抵說經先得本文義然後可以旁及
 此四字本出商書伊尹之意則曰太甲不義之習久
 而慣熟若出於天性云爾更無他意天性如文王天
 性聰明至如人論人物曰某人性本云云此是氣質
 之性也若做本然之性則不義二字襯貼不得上下
 文義各成胡越不問義理何如而文字已不通矣此
 外旁引之說則合則取之不合則舍之耳何必為彼
 牽制而曲為之辭乎老兄善思若虛心不主先見而
 更思之則必曉然無疑矣伊尹則以惡為性成程子
 則以善為性成或以善成或以惡成豈非同為氣質
 之性乎朱子之說雖或如此或是記錄之誤或是少

時之說未可知也曷如伊尹口道底經孔子刪取者之爲可信乎未審高見如何如何兄說不善之習亦同本然之性云爾則恐不成義理也

答宋雲長己卯

謹問道况卽今何如前在海鄉謹承手字備悉道履愆和至於左臂不仁深用驚憂不能已已想今差息矣珥今在栗谷來初三日將陪寡嫂西行凡事恩恩不能進拜兄又難出恐失邂逅嘆恨罔喻兄若平康則二十六七日閒可一枉否珥則拘於職名未遽尤難一進也成性之說每以涵養成甚生氣質例之故看作氣質之性今承來說又見朱子語類以爲成性

猶云踐形云若然則當看作本然之性矣成性存存之性乃渾成底性也知禮成性之成性乃謂以知禮成其性云爾文義不同而性則皆似指本然之性也語類文字有些未瑩處更思爲計

答宋雲長

向戀日積忽因浩原便得承中元日手書感慰不已信後道况何如似聞又遭舐犢之悲未知信然否是第幾胤耶驚悼罔喻天何不祐善人至此極也想惟安之若命不至過傷也珥杜門依昔無可言者性成之說來說亦不爲無理但古人所引文字以本義觀之則迂回不通然後乃可求他義也今者程子性成

之說以本義觀之乃少成若天性之義也十分通得而乃求他義何耶朱子所論本文時未檢看徐當考出爲計來諱專心讀書日新己德者真鄙人所當服膺也感佩感佩但審欲移家屬入山益深從此影響尤難相接不勝悽黯之至第恐兄之物力不能辦此也舟到楊江果有是計火色尙盛退然中止末由一奉可嘆去月以書寄浩原倩傳未知下照否季氏今在何處恭承寄問深慰深慰戒勗之辭敢不虛受珥受國厚恩常切仰報之念有時不免輕發真是屈原之病也有時不覺自笑况旁觀識者豈不發笑乎每欲匹馬獨往以扣幽扃而不可得徒切馳慕耳秋

涼漸生伏惟二兄爲道益珍

答宋雲長

仰戀方切忽承七月二十六日下書備審哭未殤之兒念其明悟殊以爲悼前因浩原聞失兒而不知爲某泛上弔狀未知下照否萬事皆命寬抑幸甚下示性成之說前書略論俟檢看朱子之語然後當畢餘論未知其語在朱子何書幾卷耶且疏辭得失云云今不須辨只是義理不可不講茲不敢默默沈金以人物言之金優於沈而其儕輩多清流雖使朝廷捨沈而用金無妨也但當初結釁則曲在於金况所謂西人者亦多賢者不可盡斥也若使心公見明者處

之則打破東西只以人物賢否爲用捨此乃今日用人之第一義也時人不問結釁曲直而只以二人優劣爲主遂以分辨東西爲奇貨好名者趨之好爵者附之間有賢者識見不明亦從時論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羣小蝟起爭相附會壞弄國事將無所不至而大小臣僚無一人敢言者亦無明知其是非者如珥爵居大夫受國恩非不深也官以諫爲名言非出位也茲敢陳疏心知彼輩多小人而恐連累傷於善人故回護待以士類疏多婉辭而嫉惡之意有時闖發於筆端抑揚處此乃人情之所不免也欲攻附會之小人而求辭氣之平平理不可得兄曾見朱子封

事及論唐仲友事否朱子亦出於忿懣乎言雖不見用因之激發時輩之怒弄得不可言狀敗露使一時善類知其爲小人不受欺誣則鄙疏亦不爲全然無益矣吾兄非之者未知深意所在矣智者見於未見吾兄尙不能悟於已然乎吾兄雖云只道於希元而亦必道於他人故彼輩方以兄言爲公論爲攻珥之赤幟言飛千里寧有不聞之理乎所幸者吾兄本取人謗而今此一事乃與珥乖不取醜詆於衆也只是義理未盡爲可憾耳吾兄又以疏非格君心爲非儒者事此亦不然格君心固是第一義也除此外雖有危亡之禍亦不可言乎孔子何不只格君心而

請討陳恒孟子何不只格君心而請發棠邑之倉朱子何不只格君心而乃論山陵之失兆乎且譬之人身則格君心是補養元氣也不幸而或有癰疽發於背脅則亦當治以箴石今日箴石非補養元氣之具而不用則無乃傷於人命乎且來示以爲珥與朱子時異事殊者義理何居必有所以然晦菴屢疏至於孝宗大怒欲治其罪而終至於時論斥以僞學則其辱無乃甚於今日乎時異事殊之實細示以祛其蔽幸甚且不欲鄙人念時憂國忼慨亢言此則尤不可曉儒者之道非離了君臣之義而獨立於天地之間也根於秉彝消釋不得雖欲忘時忘國理有所不能

也若如兄言則龍逢比干皆非儒者也大抵老兄資稟超詣而窮理未精不以鄙人觀鄙人而以兄身觀鄙人故每以不言爲義昔者老母送子出征而坐于土牀溫暖處窺窓隙則風雪撲眼乃曰吾子臂暖而眼寒矣吾兄無乃類此乎呵呵世之賢者不察義理粗見事迹議論紛紜未得其中坐誤國事時事之誤非但小人作弄或賢而智不明者助小人之勢顧今賢而智不明者厥數不少深願老兄勿充其數也義理無窮不可槩以一律須曲盡其趣可也兄見頗涉迂滯若不加功則恐不得爲通儒也勉進窮理之功切仰珥亦從今以後當守括囊之戒矣懸燈之計未

知果成否早晚間當必一叩雲扃兄亦當一訪珥於海曲可也

答宋雲長

懸慕中謹承八月二十九日下書勤誨縷縷感荷感荷且承偏虛之疾至今未瘳仰慮秋事不實又將移家入深尤用悵惘深念也珥杜門如昨他無可言示喻深切敢不欽服欽服珥非不知過忠爲偏而自不能止抑從今以後庶知自處矣但來示所謂孟子之去齊與珥休官有些不同此等處不可泥著陳迹恐當更思若孟子在他國則齊宣王被圍必無赴救之理如珥則能坐視 主上之危急乎此恐非一律也

其間曲折則珥固有過中處矣服膺來訓切計赤幟云云者果出於季涵貽浩原書矣其他云云者亦以爲草茅志同之士皆非之云而指兄與浩原則兄必更語他人矣此不足言但如兄遯世深藏而未免出入人口此可嘆也喪子而理遣固難爲力但亦須知命樂天何至今尙未忘懷耶珥明春決歸粟谷此時毋違作會于一處幸甚

答宋雲長

辛巳

謹承情翰示戒丁寧感佩不已卽今道况平善否珥入城以來自爾多故迄未一伴深負深負李僉知事年則無憾但戀憶女息而竟不得相訣是可悲悼珥

謝 恩之日果承引見 天眷非無意而恨珥非承當者耳建白施設不可率爾今日之務當在積誠回天其次則調和士林第珥孤蹤踽踽而浩原非久於京師者只恐有願未遂仰恃者蒼蒼而已浩原迄未謝 恩憊臥旅舍可悶汝式自何來高屏耶便忙未答厥書今尙在耶

與宋雲長

春寒不歸方用仰念茲承手翰感慰深仰珥之遲遲若律以儒者進退則或非直截愧向老兄說破而今蒙印可無乃是或一道耶家眷猥多欲一時率來則物力有所不逮故荆布則姑畱鄉而寡媵庶母先率來爲計示字說古人不避仲叔等字王羲之子曰獻之名尙不避况字乎但兄意未慊則改以叔字無妨春字上孟仲則隨時改用何如適對客且筆凍言不盡意

答宋雲長

曾審入城方謀穩敘遠聞還山悵惘殊極今承情翰三復感慰第承體中不佳賢兒之癢亦未息深用仰慮近若遡流達漢可以蘇奉翹企翹企卜他之計豈能成就兄與鄙人俱過半生費力之事則意思先怯可嘆珥失計一入樊籠事不從心欲決去則又有區區納約之志真所謂雞肋無可食而棄之還可惜者

也近以改貢案併州縣久任監司三事上劄則自
上不卽揮斥而命議大臣似有可望而左台呈病
論議時未結局又恐多魔爲憂耳珥今春得眩疾自
後氣尚未復茲致瘦憊耳戒勅激厲謹當佩服苟且
之迹固如來示但古人亦有爲之兆者故不敢決退
坐受朋友四面之誚可嘆浩原進退俱難病臥客榻
可憫

答宋雲長

謹承垂翰感慰珥役役逐隊他無可言示喻儒者事
業固是如此敢不佩服但道理千差萬別古人有以
天民自處必見斯道之大行然後乃出者亦有漸救

世道納約自牖者若遽以三代之政羅列建請而不
得施則輒引去恐非今日之時義也浩原一向求退
亦恐太執大抵億萬蒼生在漏船上而匡救之責實
在吾輩此所以惓惓不忍去者也

與宋雲長

癸未

邊城被陷國恥大矣文恬武嬉百有餘年無兵無
食百計無策真所謂善者無如之何矣見兄貽舍弟
書欲使珥長宿本司此固然矣但此邊報寢息間廷
臣之會議者必至滿月鄙人雖宿本司必待大臣之
來始議事則獨宿無益也况病骨亦當調保爲可繼
之道矣極邊無人殘堡被賊陷入而兵官先自動搖

亦太怯矣第因此 上心遽變欲爲更張改紀之計此實 宗社之福也此時有策則可以進言願兄罄示所懷也天下事得成爲幸出於己出於人何異哉

答宋雲長

垂示所闕且誨以良策深用感仰當初 命牌之日珥最先入闕庭但政院 啓以某來則可也珥自啓先來於事體未穩且 啓本未下未知爲何事而先爲驚衆自標之狀何如耶巡察之往非動大衆也但金兵使是武人不能節制監兵使故使虜解邊事者馳往鎮撫邊氓審察形勢只以一道兵力見可知難相時善處而已非空國遠征也先往勇士只八十

人巡察軍官三十人只百十人而已豈埽國中兵力乎今之所鈔精兵只備不虞而已非必赴防也願勿憂焉以良賤從父從母之法雖好豈能行乎島馬事省官事使其主鈔啓其奴事皆良策也深思至此嘆服嘆服六鎮若爲胡地則唇亡齒寒漸至於盡棄關北矣兄說無乃迂耶慶源無可守之策欲使庶孽及公私賤人防而庶孽則通仕路賤人則爲良而衆論譁然非之可笑

答宋雲長

承審將歸別墅恨不一奉也自 上責邊籌之無可觀者是泛言而以爲失策者欲不誅金璫請遞李濟

臣茲二事也此議則珥適不參矣昨日循例待罪則上曰非卿則國事去矣今予與之謀議者非卿而誰卿可安心其慰安如此感激罔極因上圖治養兵之策凡六條大目則曰任賢能曰養軍民曰足財用曰固藩屏曰備戰馬曰明教化若自 上盡用此策則東方萬世之幸也治亂亦關天運似非人力可爲今日邊籌別無長策旣送將帥使之乘機進退矣後則不過募兵戍守而已募兵無他策只有通庶孽免賤隸一策而兩司方攻擊不已是欲棄六鎮也可嘆可嘆自 上洞照弊法之可革而羣臣不能將順可謂有君無臣矣奈何鄭希玄取才矢數若十三矢則可

收取不然則難取也私請如麻皆以武才卓越爲言若一開法外之例則無以止羣謗矣若果可用之人則豈無收用路乎

答宋雲長

久阻徽音竊糾方切忽承情緘蘇慰可言珥困悴方劇而毀謗日深至於兩司交章論劾而猶不敢爲退計有若包羞無恥者此生良苦良苦北報日急兵單食少無以支撐未知今冬如何收殺也量田籍軍二事今已 啓罷州縣何不周告民間耶浩原辭爵不得今將拜 恩猶以抵死辭銓任斷定於心此人固執可悶士習日非朝政日亂此憂甚於北報而廟堂

方眠奈如之何汝式書謹悉焚蕩則事已過矣言之無益今冬可善處耳賊魁授首則珥亦歸田矣第天災慘酷百年來所未見也民生何辜可憫

答宋雲長

歸來江閣不聞跫音忽承情翰披閱不離手感慰可言道况珍勝幸甚珥得釋重負庶幾寡過以收桑榆第君恩無報效之路只以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者爲準而已積勞生疾今則稍閒且水榭便於避暑望後願兄早發來此畱五六箇日相與講論何如別無他客若過客則雖或有之豈久坐者乎深企黃雀之惠多謝多謝以兄之寒乃餽我乎

牛溪了簡卽傳之矣此友進退狼狽可慮可慮珥西行在秋仲而欲乘舟而去松京蕭寺之別恐未諧也

答宋雲長

積戀之際謹承手翰良用感慰閒居有相道况清勝幸甚珥積勞致傷長臥呻吟可歎舉朝力攻天鑿孔昭雖免禍患退計則決矣只念國勢汲汲天恩罔報是用寢食不安耳前後朝報散亂不收只一丈送上此可見天心之所存矣浩原去就尙未定而遭此震薄豈能爲畱計乎朝起眩作書不能悉

答宋雲長

近緣搬家且緝理鄉舍奴僕無閒一未相候而每承
委問感愧無以言喻憑審尊外舅襄畢清履少愆深
用仰慮不已慎調幸甚耳今晦間向首陽耳牛溪亦
無恙來簡當傳近事則義士之呈疏者漸多而厥論
漸激時輩勢似退縮今方辭職未知厥終之如何也
自 上洞照兩間情狀而久無處分 天意誠難測
也習之久無消息想歸洪州農墅也舍弟近者來此
還京耳懶不相問可笑應瑞事可怪者非一不欲細
究也頃者對秋山偶成一絕曰風塵局束二毛生一
葦歸來萬事輕江上秋山不相厭世閒交道在無情
幸一笑何如軍裝珥固有時得之而親戚之業武者

分持而去今則無儲可愧觀朝報則非使家家悉備
弓箭也若不能射之人則只備刀鎗等兵器云無乃
列邑失於奉行乎如此備兵器無乃爲大盜之資乎
可嘆

答宋雲長

屢承手翰良以爲慰頃上鄙答置于尊仲氏第未知
下照否浩原誠是不世之際遇更無逃義之路猶懷
退縮之計可悶然終必不得歸去矣承審衰病之相
已現不勝嘆慮珥亦世閒百味皆淡此非學力乃老
相也任運遷化奈如之何哉小學方有所校正故不
能送上恨無副本也別錄答上

鄙人引接後生之說亦浮于實而初入京時多有來見者到今漸罕矣氣常不平仕罷必臥痛雖欲吐哺筋力不逮可悶所謂欲引用者指何人耶雖欲用某人豈敢先唱于街路中乎僕之迂疎涵之好酒原之退縮此誠可憂矣應接務簡敢不佩服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一

